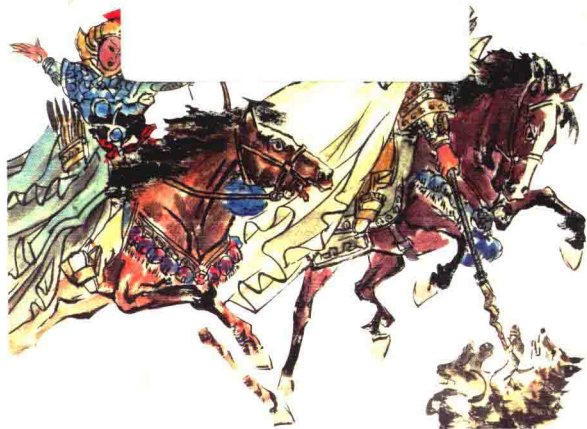


醒世姻缘传

(清)西周生 著

下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醒世姻缘传

下

(清) 西周生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醒世姻缘传 / (清) 西周生著. — 天津 :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16. 6

ISBN 978-7-5528-0385-3

I. ①醒… II. ①西… III. ①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①I24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13310号

醒世姻缘传: 全2册

(清) 西周生/著

出版人/张玮

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

(天津市西康路35号 邮编300051)

<http://www.tjabc.net>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28.75 字数 828 千字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8-0385-3 定价: 51.00元

目 录

上 册

第 一 回	晁大舍围场射猎	狐仙姑被箭伤生	1
第 二 回	晁大舍伤狐致病	杨郎中鲁莽行医	10
第 三 回	老学究两番托梦	大官人一意投亲	18
第 四 回	童山人胁肩谄笑	施珍哥纵欲崩胎	26
第 五 回	明府行贿典方州	戏子恃权驱吏部	35
第 六 回	小珍哥在寓私奴	晁大舍赴京纳粟	44
第 七 回	老夫人爱子纳娼	大官人弃亲避难	53
第 八 回	长舌妾狐媚惑主	昏监生鹮突休妻	62
第 九 回	匹妇含冤惟自缢	老嫖报怨狠投词	73
第 十 回	恃富监生行贿赂	作威县令受苞苴	82
第 十 一 回	晁大嫂显魂附话	贪酷吏见鬼生疮	91
第 十 二 回	李观察巡行收状	褚推官执法翻招	100
第 十 三 回	理刑厅成招解审	兵巡道允罪批详	111
第 十 四 回	囹圄中起盖福堂	死囚牢大开寿宴	120
第 十 五 回	刻薄人焚林拔草	负义汉反面伤情	128
第 十 六 回	义士必全始全终	哲母能知亡知败	136
第 十 七 回	病疟汉心虚见鬼	黠货吏褫职还乡	145
第 十 八 回	富家显宦倒提亲	上舍官人双出殡	154
第 十 九 回	大官人智奸匹妇	小鸭儿勇割双头	163
第 二 十 回	晁大舍回家托梦	徐大尹过路除凶	173

第二十一回	片云僧投胎报德	春莺女诞子延宗	184
第二十二回	晁宜人分田睦族	徐大尹悬匾旌贤	193
第二十三回	绣江县无儆薄俗	明水镇有古淳风	205
第二十四回	善气世回芳淑景	好人天报太平时	214
第二十五回	薛教授山中占籍	狄员外店内联姻	221
第二十六回	作孽众生填恶贯	轻狂物类凿良心	230
第二十七回	祸患无突如之理	鬼神有先泄之机	238
第二十八回	关大帝泥胎显圣	许真君撮土救人	247
第二十九回	冯夷神受符放水	六甲将按部巡堤	256
第三十回	计氏托姑求度脱	宝光遇鬼报冤仇	266
第三十一回	县大夫沿门持钵	守钱虏闭户封财	276
第三十二回	女菩萨贱巢赈饥	众乡宦愧心慕义	284
第三十三回	劣书生厕上修桩	程学究棍中遗便	293
第三十四回	狄义士掘金还主	贪乡约婪物消灾	303
第三十五回	无行生赖墙争馆	明县令理枉伸冤	312
第三十六回	沈节妇操心守志	晁孝子割股疗亲	321
第三十七回	连春元论文择婿	孙兰姬爱俊招郎	330
第三十八回	连举人拟题入彀	狄学生唾手游庠	339
第三十九回	劣秀才天夺其魄	忤逆子孽报于亲	348
第四十回	义方母督临爱子	募铜尼备说前因	358
第四十一回	陈哥思妓哭亡师	魏氏出丧做新妇	368
第四十二回	妖狐假恶鬼行凶	乡约报村农援例	377
第四十三回	提牢书办火烧监	大辟囚姬蝉脱壳	386
第四十四回	梦换心方成恶妇	听撒帐早是痴郎	394
第四十五回	薛素姐酒醉疏防	狄希陈乘机取鼎	404
第四十六回	徐宗师岁考东昌	邢中丞赐环北部	413
第四十七回	因诈钱牛栏认悻	为剪恶犀烛降魔	422
第四十八回	不贤妇逆姑殴婿	护短母吃脚遭拳	431
第四十九回	小秀才毕姻恋母	老夫人含饴弄孙	440
第五十回	狄贡士换钱遇旧	臧主簿瞎话欺人	450

下 册

第五十一回	程犯人釜鱼漏网	施囚妇狡兔投罗	459
第五十二回	名御史旌贤风世	悍妒妇怙恶乖伦	467
第五十三回	欺绝户本妇盗财	逞英雄遭人捆打	476
第五十四回	狄生客中遇贤主	天爷秋里殛凶人	485
第五十五回	狄员外饕餮食店	童奶奶怂恿庖人	494
第五十六回	狄员外纳妾代庖	薛素姐殴夫生气	503
第五十七回	孤儿将死遇恩人	凶老祷神逢恶报	512
第五十八回	多心妇属垣着耳	淡嘴汉圈眼游营	521
第五十九回	孝女于归全四德	悍妻逞毒害双亲	530
第六十回	相妒子痛打甥妇	薛素姐监禁夫君	539
第六十一回	狄希陈飞星算命	邓蒲风设计诓财	548
第六十二回	狄希陈诳语辱身	张茂实信嘲殴妇	556
第六十三回	智姐假手报冤仇	如卞托鹰惩悍泼	565
第六十四回	薛素姐延僧忏罪	白姑子造孽渔财	574
第六十五回	狄生遭打又赔钱	张子报仇兼射利	583
第六十六回	尖嘴监打还伤臂	狠心赔酒又挨椎	592
第六十七回	艾回子打脱主顾	陈少潭举荐良医	601
第六十八回	侯道婆伙倡邪教	狄监生自控妻驴	611
第六十九回	招商店素姐投师	蒿里山希陈哭母	620
第七十回	狠汉贪心遭主逐	贤妻巧嘴脱夫灾	628
第七十一回	陈太监周全伙计	宋主事逼死商人	637
第七十二回	狄员外自造生坟	薛素姐伙游远庙	646
第七十三回	众妇女合群上庙	诸恶少结党拦桥	655
第七十四回	明太守不准歪状	悍婆娘超度生夫	664
第七十五回	狄希陈奉文赴监	薛素姐咒骂贱行	673
第七十六回	狄希陈两头娶大	薛素姐独股吞财	683
第七十七回	馋小厮争嘴唆人	疯老婆撒极上吊	692
第七十八回	陆好善害怕赔钱	宁承古诈财挨打	701

第七十九回	希陈误认武陵源	寄姐大闹葡萄架·····	710
第八十回	童寄姐报冤前世	小珍珠偿命今生·····	718
第八十一回	两公差愤抱不平	狄希陈代投诉状·····	728
第八十二回	童寄姐丧婢经官	刘振白失银走妾·····	737
第八十三回	费三千援纳中书	降一级调出外用·····	746
第八十四回	童奶奶指授方略	骆舅舅举荐幕宾·····	755
第八十五回	狄经历脱身赴任	薛素姐被赚留家·····	764
第八十六回	吕厨子回家学舌	薛素姐沿路赶船·····	773
第八十七回	童寄姐撒泼投河	权奶奶争风吃醋·····	782
第八十八回	薛素姐送回明水	吕厨子配死高邮·····	792
第八十九回	薛素姐谤夫造反	顾大嫂代众降魔·····	802
第九十回	善女人死后登仙	纯孝子病中得药·····	811
第九十一回	狄经司受制嬖妾	吴推府考察属官·····	820
第九十二回	义徒从厚待师母	逆妇假手杀亲儿·····	829
第九十三回	晁孝子两口焚修	峰山神三番显圣·····	838
第九十四回	薛素姐万里亲征	狄希陈一惊致病·····	847
第九十五回	素姐泄数年积恨	希陈挨六百沉椎·····	856
第九十六回	两道婆骗去人财	众衙役夺回官物·····	865
第九十七回	狄经历惹火烧身	周相公醍醐灌顶·····	874
第九十八回	周相公劝人为善	薛素姐假意乞怜·····	883
第九十九回	郭将军奉旨赐环	狄经历回家致仕·····	892
第一百回	狄希陈难星退舍	薛素姐恶贯满盈·····	901

第五十一回 程犯人釜鱼漏网 施囚妇狡兔投罗

天地寥寥阔，江湖荡荡空。乾坤广大尽包容。定盘打算，只不漏奸雄。杀人番脱底，渔色巧成凶。安排凡事听天公。要分孽镜情法，果曾同？

——右调《南柯子》

再说武城县里有一人，姓程名谟，排行第三，原是市井人氏，弟兄六个，程大、程二俱早年亡故，只剩弟兄四人。独程谟身長八尺，面大身肥，洗补网巾为业，兼做些鼠窃狗盗的营生，为人甚有义气。他那窃取人家物件，也不甚么瞒人。人有可惜他的，不与他一般见识；有怕他凶恶的，又不敢触他的凶锋。大酒块肉，遇着有钱就买，没钱就赊，赊买不来就白白的忍饥。邻舍家，倒是那大人家喜他，只是那同班辈的小户甚是憎恶。

紧邻有个厨子，名唤刘恭，也有八尺身躯，不甚胖壮，一面惨白胡须。三个儿子：大的叫是刘智海，第二的是刘智江，第三的是刘智河。这个刘恭素性原是个歪人，又恃了有三个恶子，硬的妒，软的欺，富的嫉忌，贫的笑话，嘴尖薄舌，谈论人的是非，数说人的家务，造言生事，眼内无人，手段又甚是不济。人家凡经他做过一遭的，以后再叫别的厨子，别人也不敢去。他就说人抢他的主顾，领了儿子，截打一个臭死。最可恶的，与人家做活，上完了菜，他必定要到席上同了宾客上坐。

一个蔡逢春中了举，请众乡宦、举人吃酒。他完了道数，秃了头，止戴了一顶网巾，穿了一件小褂，走到席前，朝了上面拱一拱手，道：“列位请了！这菜做的何如？也还吃得么？”众客甚是惊诧。内中有一位孟乡宦，为人甚是洒落，见他这个举动，问说：“你是厨长呀？这菜做的极好。请坐吃三钟，如何？”刘恭道：“这个使的么？”孟乡宦道：“这有何伤？咱都是乡亲，怕什么的？”他便自己拉了一把椅子，照席坐下。众人愕然。孟乡宦道：“管家，拿副钟箸儿与厨长。”他便坦然竟吃。恨的蔡举人牙顶生疼。客人散了酒席，一个帖子送到武城县，二十个大板，一面大枷枷在十字街上，足足的枷了二十个日头，从此才把他这坐席的旧规坏了。

他的儿子都是另住，他与他的老婆另在一个路东朝西的门面房内，与程谟紧紧间壁。这个老婆天生天化，与刘恭放在天平秤兑，一些也没有重轻。两口子妄自尊大，把那一条巷里的人家，他不论大家小户，看得都是他的子辈孙辈。

他门前路西墙根底下，扫除了一搭子净地，每日日西时分，放了一张矮桌、两根脚凳，设在上下，精精致致的两碟小菜、两碗熟菜、鲜红绿豆水饭、雪白的面饼，两双乌木箸，两口子对坐了享用。临晚，又是两碟小菜，或是肉鲊，或是鲞鱼，或是咸鸭蛋，一壶烧酒，二人对饮，日以为常。夏月的衣服，还也照常；惟是冬年的时候，他戴一顶绒帽、一顶狐狸皮帽套，一领插青布蓝布里绵道袍，一双皂靴，撞了人，趾高气扬，作揖拱手，绝无上下。所以但是晓得他的、见了他的，再没有一个不厌恶痛绝。这程谟做些不明白的事件，他对人败坏他行止。人家不见些甚么，本等不与程谟相干，那失盗之人也不疑到程谟身上，偏他对人对众倡说，必定是程谟偷盗。程谟一时没有饭吃，要赊取些米面，不是汉子，就是老婆，只除他两口子不见就罢，教他看见，他必定要千方百计破了开去。

一日，一个粦米豆的过来，程谟叫住，与他讲定了价钱，说过次日取钱。那粦粮的人已是应允。程谟往里面取升，这刘恭的老婆对了那粦粮的人把嘴扭两扭，把眼挤一挤，悄悄说：“他惯赊人的东西，不肯还人的钱价；要得紧了，还要打人。”程谟取出升来，那粦米豆的人变了卦，挑了担子溜风走了。程谟晓得是他破去，已是怀恨在心。过了半日，又有一个卖面的过来，程谟叫住，又与他讲过要赊。那卖面的满口应承。程谟进房取秤，又喜刘恭两口子都又不在跟前，满望赊成了面，要烙饼充饥。谁知那刘恭好好在屋里坐着，听见程谟赊面，走出门前，正在那里指手画脚的破败，程谟取秤出来，撞了个满面。卖面的挑了担就走。程谟叫他转来，他说：“小本生意，自来不赊。”头也不回的去。

程谟向刘恭说道：“你这两个老畜生也可恶之极！我合你往日无仇、今世无冤，我合你是隔着一堵墙的紧邻。我没生意，一日不得饭吃，你升合不肯借我也自罢了，我向人赊升米吃，你老婆破了；我等了半日，再向人赊斤面吃，你这贼老忘八羔子又破了我的！”

看官听说：你想这刘恭两个雌雄大虫，岂是叫人数落、受人骂老忘八

羔子的人？遂说：“没廉耻的强贼！有本事的吃饭，为甚么要赊人的东西，又不还人的钱价？叫人上门上户的嚷叫，搅扰我紧邻没有体面！是我明白叫他不赊与你，你敢咬了我的鸡巴？我还要撵了你去，不许你在我左边居住哩！”程谟不忿，捏起盆大的拳头，照着刘恭带眼睛、鼻子只一拳。谁知这刘恭甚不禁打，把个鼻子打偏在一边，一只眼睛乌珠打出掉在地上，鲜血迸流。刘恭的老婆上前救护，被程谟在胯子上一脚，拐的跌了够一丈多远，睡在地上哼哼。程谟把刘恭象拖狗的一般拉到路西墙根底下，拾起一块棒椎样的瓮边，劈头乱打，打得脑盖五花迸裂，骨髓横流。众街坊一来惧程谟的凶势，实是喜欢这两个歪人一个打死、一个偿命，清静了这条街道。

程谟见刘恭死停当了，对着众人说道：“列位高邻，我程谟偿了刘恭的命，刘恭被我送了命，一霎时替列位除了这两害，何如？”众人说道：“你既一时性气做了这事，你放心打官司。你的盘缠、我程嫂子的过活，你都别管，都在俺街里身上。”程谟趴倒地，替众人磕了顿头，佯长跟了地方总甲去了。众人感他除了这刘恭的大害，审录解审，每次都是街里上与他攒钱使用，还有常送东西与他监里吃的。他的媳妇子虽是丑陋，却不曾嫁人，亦不曾养汉，与人家看磨做活，受穷苦过。程谟驳了三招，问了死罪，坐在监中，成了监霸，倒比做光棍的时候好过。

一年，巡按按临东昌，武城县将监内重犯签了长解，押往东昌审录。别个囚犯的长解偏偏都好，只有这程谟的长解叫是张云、一个赵禄，在路上把这程谟千方百计的凌辱。一日五六顿吃饭，遇酒就饮，遇肉就吃，都叫程谟认钱。晚间宿下，把程谟绳缠索绑、脚链手扭，不肯放松。程谟说道：“我又不是反贼强盗，不过是打杀了人，问了抵偿，我待逃走不成？你一路吃酒吃肉、雇头口、认宿钱，我绝不吝惜，你二位还待如何，只这般凌虐？我程谟遇文王施礼乐，遇桀纣动干戈，你休要赶尽杀绝了！”张云、赵禄说道：“俺就将你赶尽杀绝，你敢怎么样的？”程谟说道：“谁敢怎么样的？只是合二位没有仇，为甚么二位合我做对的紧？”张云对赵禄道：“且别与他说话，等审了录回来，路上合他算帐！‘鼻涕往上流’，倒发落起咱来了！”

到了东昌，按院挂了牌，定了日子审录。张云、赵禄把程谟带到察院

前伺候。程谟当着众人就要脱了裤子屙屎。众人说：“好不省事！这是甚么所在，你就这里屙屎！叫人怎么存站？”程谟说：“你看爷们！我没的不是个人么？这二位公差，他不依我往背净处解手，我可怎么样的？”别的解子们都说张云、赵禄的不是：“这是人命的犯人，你没的不叫他屙屎？这叫他们屙在这里，甚么道理？”张云见众人不然，同了赵禄押了程谟到一个空阔所在解手。

程谟看得旁边没有别人，止有二人在侧，央张云解了裤，墩下屙完了屎，又央张云与他结裤带。他将长枷梢望着张云鼻梁上尽力一砍，砍深二寸，鲜血上流，昏倒在地。赵禄上前扯他的铁锁，程谟就势赶上，将手扭在赵禄太阳穴上一捣，捣上了个碗大的窟窿，晕倒在地。程谟在牌坊石坐上将扭磕开，褪出手来，将脚上的铁镣拧成两截，提起扭来，望着张云、赵禄头上每人狠力一下，脑髓流了一地，魂也没还一还，竟洒手佯长往酆都去了！程谟手里拿着磕下来的手扭做了兵器，又把那断了的脚镣开了出来，放开脚飞跑出城。

有人见两个公差打死在地、一片长板丢弃在旁，报知了武城知县。差人察验，知是走了程谟，四下差人跟捉，那有程谟的踪影？只得禀知了按院，勒了严限拿人，番役都上了比较，搜捕的万分严紧。

有人说，程谟的那个老婆在刑房书手张瑞风家管碾子，只怕他知情，也未见得。三四个公人寻到那里。其实张瑞风家把程谟的老婆叫将出来，众人见了这个蓝缕丑鬼的模样，自然罢了。谁知合该有事，天意巧于弄人。张瑞风家抵死赖说没有程谟的老婆在家。这些差人越发疑心起来；又兼这张瑞风衙门里起他的绰号叫是“臭虫”，人人都恼他的。众人齐声说道：“这是奉上司明文，怕他做甚？到他里面翻去！”

倒不曾搜着程谟的老婆，不端不正刚刚撞见一个三十以下的妇人，恰原来是那一年女监里烧杀的小珍哥。众人看见，你看我、我看你，都说：“这不是晁源的小老婆小珍哥是谁？没的咱见鬼了？”小珍哥一头钻进屋去，甚么是肯出来？众人围住了房门说道：“刚才进去的那位嫂子，俺好面善，请出来俺见一见。”张瑞风的老婆在帘子里面说道：“这是俺家的二房，临清娶的，谁家的少女嫩妇许你这些汉子看？你拿程谟，没的叫你看来人家老婆来么？”众人道：“这说话的是张嫂子呀？俺刚才见的那妇人，是监

里晁监生的娘子，众人都认的是真。你叫他出来，俺再仔细认认。要果然不是他，等张师父来家，俺众人替他磕头赔礼；他要再不饶，俺凭他禀了大爷，俺情愿甘罪！你必欲不叫他出来，俺别的这里守着，俺着一个去禀了大爷，来要他。”张瑞凤娘子道：“小珍哥托生了这八九年哩，如今又从新钻出他来了？你列位好没要紧！你不过说当家的没在家，得空子看人家老婆呀！”众人说：“这意思不好！私下干不的！俺这里守着，着一个禀大爷去。”

果然着了一个姓于名桂的番役，跑到县里禀说：“小的们打听程谟的老婆在刑房书办张寿山家支使，小的们扑到那里，张书办没在家。他家回说：程谟的老婆没在他家。小的们竟到他里边翻去，没翻见程谟，只见一个媳妇子，通似那一年监里烧杀的施氏。小的们待认他认，他钻在房里，必不肯出来。张书办媳妇子发话，说小的们因他汉子不在家，乘空子看他老婆哩。”县公问说：“这施氏是怎么的？”于桂禀说：“这施氏是个娼妇，名叫小珍哥，从良嫁了晁乡宦的公子晁监生，诬枉他嫡妻与僧、道有奸，逼的嫡妻吊死了，问成绞罪。九年前女监里失火，说是烧死了。如今撞见了这妇人通是他。小的们一个错认罢了，没的小的们四五个人都眼离了不成？”县公问说：“那时烧死了有尸没有？”于桂说：“有尸。”县公说：“尸放了几日才领出去？只怕尸领得早，到外边又活了。”于桂道：“若是那个尸，没有活的理，烧得通成灰了。”县官问：“尸后来怎么下落了？”于桂说：“晁乡宦家领出去埋了。”县官说：“晁乡宦家见烧得这等，也不认得了。叫张寿山来！”同房说：“他今日不曾来。”县官拔了两枝签，差了两名快手，从院里娼妇家寻得他来。快手也只说县官叫他，不曾说因此事。

张瑞凤来到，县官问说：“晁监生的妾小珍哥说是烧死了，如何见在你家？”张瑞凤神色俱变，语言恍惚，左看右看，回说：“小珍哥烧杀了九年多了，没的鬼在小的家里。”县官说：“奴才！你莫强辩！”差了于桂，叫拿了他来，叫张寿山跪在一傍伺候。待不多一会，将珍哥拿到。

县官问说：“这果然是小珍哥么？”小珍哥不答应，只管看张寿山。张寿山说：“这是小的临清娶的妾，姓李，怎是小珍哥？这人模样相似的也多，就果真是小珍哥，这又过了九年，没的还没改了模样？就认得这们真？”于桂等众人说道：“就只老相了些，模样一些也没改。”县官教拿夹棍

夹起。珍哥说：“你夹我怎么呀？我说就是了。那年烧杀的不是我，是另一个老婆。我趁着失火，我就出去了。”县官说：“你怎么样就得出去？”珍哥指着张瑞风道：“你只问他就是了。”

这县官是个有见识的，只在珍哥口里取了口辞，岂不真切？果被他哄了。叫上张瑞风审问，他支吾不说，套上夹棍，招称：“九年前一个季典史，叫是季逢春，每日下监，见珍哥标致，叫出他一个门馆先生沈相公，到监里与小珍哥宿歇，又叫出一个家人媳妇到监服侍。一日，女监里失了火，那家人媳妇烧杀了，小珍哥趁着救火人乱，季典史就乘空把他转出去了。那烧杀的家人媳妇就顶了小珍哥的尸首，尸亲领出去埋了。后来季典史没了官回家，小珍哥不肯同去，留下小的家里。这是实情。”小珍哥绰了张瑞风的口气，跟了回话，再不倒口。

县官据了口辞，申了合干上司，行文到季典史原籍陕西宝鸡县，提取季典史并沈相公、烧死媳妇子的本夫。这季典史家事极贫，年也甚老。那有甚么沈相公、家人娘子的夫主？本处官府追求不出，只得将季典史解到山东。季典史极力辩洗，经了多少问官，后经了一个本府军厅同知，才问出真情，方与这季典史申了冤枉。审得张瑞风自从珍哥进监，他倚恃刑房书办，垂涎珍哥姿色，便要谋奸。只因晁源见在，一惧晁源势力，不敢下手；一因晁源馈送甚厚，不好负心。后晁源已死，又因晁源家人晁住时常进监与珍哥奸宿，张瑞风将晁住挟制殴打，将珍哥上桤凌虐，珍哥随与张瑞风通奸情厚。珍哥在监内，晁源在日，原有两个丫头并晁住媳妇在监服侍。晁源死了，晁源母晁宜人将丫头、媳妇俱叫出监去。张瑞风随买了一个算卦的程捉鳖老婆在内与珍哥支使，买通了监里的禁子刘思长、吴秀、何鲸，哄的程捉鳖老婆吃醉了酒，睡熟在珍哥炕上，放起火来，将程捉鳖老婆烧死在内。珍哥戴了帽子，穿了坐马，着了快鞋，张瑞风合三个禁子做了一路，羽翼了珍哥，趁着救火走出，藏在张瑞风家内。张瑞风要瞒人耳目，故意往临清走了一遭，只说娶了一个妾。报了珍哥烧死，尸亲领出葬埋。天网不疏，致被捉获。申明了上司。

季典史完得官司，因年老辛苦，又缺盘费，又少人服侍，衣食不敷，得病身死。还亏了几个旧时衙役攒了几两银子与他盛殓，送了他棺木还乡。张瑞风问了斩罪，三个禁子都问了徒罪，程捉鳖坐了知情，也问了绞罪，由

县解府，由府解道。张瑞凤合珍哥各人六十板，程捉鳖合三个禁子每人四十板。过了两日，张瑞凤棒血攻心死了；又过了一日，程捉鳖也死了。那日珍哥打得只剩了一口由气，万无生理，谁知他过了一月，复旧如初。

晁夫人闻知此事，不胜骇异，也绝没人去管他。有人叫晁夫人把程捉鳖的老婆掘了出来。晁夫人道：“人家多有舍义冢、舍棺木的，既是埋了，况又不在自己地内，掘他怎么？”

珍哥这事传了开去，做了山东的一件奇闻。珍哥此番入监，晁家断了供给，张瑞凤又被打死，只得仰给囚粮，苟延残命，衣服蓝缕，形容枯槁。谁知这八百两银子聘的美人狼藉得也只合寻常囚犯一般！第二年，按院按监本县，报了文册，临期送审。珍哥身边一文也无，又没有了往时的姿色可以动人怜爱，这路上的饭食、头口何以支持？审录必定要打，打了如何将养？把一个生龙活虎、倚了家主欺凌嫡室的心性也消磨得尽净。无计可施，只得央了一个禁子走到晁家门上，寻见了晁凤，叫他转央晁夫人，看晁源的情分，着个人照管审录。

晁夫人道：“我也只说这块臭肉，天老爷已是消灭了，谁想过了这们几年，从新又钻出来臭这世界！我不往家里揽这堆臭屎！我已是给他出过殡埋过他了，他又出世待怎么！谁去照管他？晁凤，你要房钱去，凑二两银子你送给他，叫他拿着来回盘缠。你再问他：‘这往后也过不出好日子来了，还活着指望甚么呢？趁着有奶奶，只怕还有人装裹你；若再没了奶奶，谁还认的你哩！这去审录，说甚么不打四五十板子，这是活着好么？’”

晁凤问住房子的人家要了二两银，到了监里。见了珍哥，穿着一条半新不旧的蓝布裤、白布膝裤子，象地皮似的两根泥条裹脚，青布鞋，上穿着一领蓝补丁小布衫，黄瘦的脸，蓬着头，见了晁凤，哭的不知怎么样的，说：“我待怎么，可也看死的你大爷分上！奶奶就下的这们狠，通也就不理我一理儿！”

晁凤说：“你别怪奶奶。你干出甚么好事，替奶奶挂牌匾哩！指望奶奶理你？那年烧杀的说是你，奶奶买的杉木合的材，买的坟地，请了僧人念的经，二叔还持服领斋，谁都想便宜了别人！后来又钻出这们等的！这是二两银子，奶奶叫送与你来回盘缠。奶奶说：往后的日子也没有甚么好过的了，叫你自己想哩！”珍哥接了银子，只是哭，又问：“晁住这贼忘恩负

义的强人在那里哩？”晁凤说：“管坟上庄子的不是他么？吃的象个肥贼是的！”珍哥哭着骂道：“我待不见那忘八羔子哩！事到其间，我也不昧阴了，你大爷在日，我就合他好。如今就一点情分儿也没了，影儿也不来傍傍！怕牢瘟染上他呀？”

晁凤道：“你可别怪他。从那一年惹了祸出来，奶奶许过，他再到这监里来，奶奶待拧折他腿哩！”珍哥说：“他就这们听奶奶说？奶奶就每日的跟着他哩？你替我上复奶奶：你说我只没的甚么补报奶奶，明日不解解，后日准起解呀！要是审录打不杀回来，这天渐渐的冷上来了，是百的望奶奶扎刮扎刮我的衣裳，好歹只看着你大爷分上罢！”晁凤长吁口气道：“我说可，只是你也看看大爷的分上才好哩！”珍哥说：“我怎么不看大爷的分上？”晁凤说：“你坐监坐牢的已是不看分上了，又在监里养汉，又弄出这们事来！你亲口说养着晁住哩！这是你看分上呀？”珍哥道：“这倒无伤，谁家娶娼的有不养汉的来？”

晁凤到家回了前后的话。果然次日武城县将监内重囚逐名解出。小珍哥有了这二两银子，再搭上这随身的宝货，轻省到了东昌，伺候按院审录。长解与他算计，把查盘推官的皂隶都使了银子，批打时，好叫他用情。不料按院审到珍哥跟前，二目暴睁，双眉直竖，把几根黄须扎煞起来，用惊堂木在案上拍了两下，怪声叫道：“怎么天下有这等尤物！还要留他！”拔下八枝签，拿到丹墀下面，鸳鸯大板共是四十，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汪洋，止剩一口微气。原差背了出来，与他贴了膏药，雇了人夫，使门板抬了他回去。离县还有五里，珍哥恶血攻心，发昏致命，顷刻身亡。差人禀了县官，差捕衙相验明白，取了无碍回文，准令尸亲领葬。晁夫人闻知，差了晁凤、晁书依旧还抬到真空寺里，仍借了僧房，与他做衣裳、合棺木，念经发送，埋在程捉鳖老婆身傍。

却说珍哥自从晁源买到家中，前后里外整整作业了一十四年，方才这块臭痞割得干净。可见为人切忌不可取那娼妇，不止丧了家私，还要污了名节，遗害无穷！晁源只知道挺了脚不管去了，还亏不尽送在这等一个严密所在，还作的那业，无所不为。若不是天公收捕了他去，还不知作出甚么稀奇古怪事来！真正丑是家中宝，俊的惹烦恼。再要娶娼根，必定做八老！这晁源与珍哥的公案至此方休，后面再无别说。

第五十二回 名御史旌贤风世 悍妒妇怙恶乖伦

芝草何尝有种？甘泉从古无源。

灵秀偏生白屋，凶顽多出朱轩。

名曰妇姑夫妇，实为寇敌仇冤。

请看薛家素姐，再观张氏双媛。

再说狄希陈自从与孙兰姬相会之后，将丢掉之相思从新拾起。若是少年夫妇，琴瑟调和，女貌郎才，如鱼得水，那孙兰姬就镇日矗在面前，也未免日疏日远。争奈那薛素姐虽有观音之貌，一团罗刹之心。狄希陈虽有丈夫之名，时怀鬼见阎王之惧，遇着孙兰姬这等一个窈窕佳人，留连爱惜，怎怪得他不拔肚牵肠！将他送的那双眠鞋，叫裁缝做了一个小小白绫面月白绢里包袱，将鞋包了，每日或放在袖内、或藏在腰间，但遇闲暇之时、无人之所，就拿出来，再三把玩，必定就要短叹长吁，再略紧紧，就要腮边落泪。

那孙兰姬送的汗巾合那挑牙，狄希陈每日袖着。一日，素姐看见，说道：“你这是谁的汗巾？拿来我看！”狄希陈连忙把汗巾藏放袖内，说道：“脱不了是我每日使的个旧汗巾，你看他则甚？”素姐说：“怎么？我看你一块子去了么？我只是要看！”狄希陈没可奈何，只得从袖中取将出来。素姐接到手内，把汗巾展开，将那金挑牙也拿在手内看了一看，说道：“你实说，这是谁的？你要拿瞎话支吾，我搅乱的你狄家九祖不得升天！我情知合你活不成！”狄希陈唬的那脸蜡滓似的焦黄，战战的打牙巴骨，回不上话来。素姐见他这等腔巴骨子，动了疑心，越发逼拷。狄希陈回说：“我的汗巾放在娘的屋里，娘把我的不见了，这是咱娘的汗巾，赔了我的，你查考待怎么？”素姐说：“你多咎不见汗巾？多咎赔你的？我怎么就不知道？你怎么就不合我说？你这瞎话哄我！”把那汗巾卷了一卷，就待往火炉里丢。狄希陈说道：“这是娘的汗巾子，等寻着了我的，还要换回去哩，你别要烧了！”向素姐手内去夺。素姐伸出那尖刀兽爪，在狄希陈脖子上挝了三道二分深、五寸长的血口，鲜血淋漓。狄希陈忍了疼，幸得把那汗巾夺到手

内。素姐将狄希陈扭肩膀、拧大腿、掐胳膊、打嘴巴，七十二般非刑般般演试，拷逼得狄希陈叫菩萨，叫亲娘。

哄动了老狄婆子，听得甚详，知得甚切，料透了其中情节，外边叫道：“小陈哥，你拿我的汗巾子来！我叫你不见了汗巾子，拿了我的去，叫人胡说白道的！”素姐屋里说道：“好！该替他承认！我没见娘母子的汗巾送给儿做表记！”狄婆子道：“你休要撒骚放屁的寻我第二顿鞭子！”狄婆子发起狠来。这素姐虽是口里还强，说到那鞭子的跟前，追想那遭的滋味，也未免软了一半。这狄希陈亏不尽母亲出了一股救兵，不致陷在柳州城里。

谁知狄希陈脱了天雷，又遭霹雳。老狄婆子悄悄的背后审问他的真情。他只伸着头，甚么是答应？气的老狄婆子说道：“这们皮贼是的，怎么怪的媳妇子打！”狠的把手在狄希陈脸上指了两指，说道：“这要是你爹这们也谢地拧头，我也要打！”狄希陈站了会子，始终没说，去了。素姐在屋里家反宅乱的鬼吵。

狄希陈又要收拾上京坐监，置办衣裳，整顿行李。狄员外不放心教他自去，要自己同他上京。选定了日子，要同狄希陈往关帝君庙许一愿心，望路上往回保护。狄员外起来梳洗已毕，去唤狄希陈，他还正在南柯做梦，听见父亲唤他，想起要到庙中许愿，匆匆起来，连忙穿衣梳洗，跟了父亲同往关庙，许了愿心。忽然想起孙兰姬的眠鞋，因起来忙迫，遗在床里边褥子底下，不曾带在身边，恐怕被素姐检搜得着，这与那汗巾又不相同，无可推托，其祸不小。面上失了颜色，身上掉了魂灵，两步趑成一步，撇了父亲，一头奔到房内。

谁知素姐到还不曾搜得，正在那里洗脸。狄希陈止该相机而行，待时而动，等他或是回头、或是转背，有多少的东西弄不到腰里？谁知那心慌胆怯了的人，另是一个张智。人都不晓得这个诀窍，只说那番子手惯会拿贼，却不知那番子手拿贼的声名久闻于外，那贼一见了，自己先失魂丧智，举止踉跄，这有甚么难认？那狄希陈心里先有了这件亏心的事，日夜怀着鬼胎，惟恐素姐得了真赃，祸机不测，他就合那“失了元宝在冯商客店里”的一般，没魂失措，也不管素姐见与不见，跑进房来，走到床上，从床里褥子底下见了那个白绫小包依旧还在，就如得了命的一般，也不管素姐停住了洗脸，呆呆的站住了看他，他却将那包儿填在裤裆里面，夺门而出。